



春风文艺  
荣誉出品

# 画瓷

红

魂。

《甄嬛传》后，最好看的宫廷言情经典之作

古风天后池灵筠最新力作 传奇帝王与倾世女子的泣血秘爱

池灵筠\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池灵筠 /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阳 ·

# 画瓷

© 池灵筠 2013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瓷/池灵筠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2013.1

ISBN 978-7-5313-4336-3

I. ①画… II. ①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8796号

## 画瓷

---

责任编辑 于文慧 姚宏越

责任校对 张 斌

装帧设计 冯晓驰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62千字

印 张 8.75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

---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[www.chinachunfeng.net](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)

投稿网址 [www.chinazuojia.net](http://www.chinazuojia.net)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ISBN 978-7-5313-4336-3

定价:19.8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414-4871130

目  
录

函瓷

[illegible]

烽烟滚滚，将眼前的城郭包裹住，依稀有人逃出来。但他们无处可逃，被围剿、被火烧、被活埋。惊天骇地的哭喊声充斥着这片土地，令杀戮者更加疯狂。

褚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摇摇欲坠，不堪一击。

我们从遥远而寒冷的北方一路南下，畅行无阻。我不喜欢杀戮，但是摄政王偏要带着我上战场，叫我看着我们夏国是如何征服天下的。

浓烟呛人，带着一股焦尸的腐臭，令人作呕。

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人，浑身着了火，朝我大声嘶吼。

“杀了他。”摄政王冷静的声音穿透那些嘈杂，直抵我耳膜。

我身上一直带有佩剑，但是瑟瑟发抖。我不想杀人，我给母后说过，我不想杀人更不想上战场去，母后却是听摄政王的。

“你是我们夏国的王，竟然连敌人都不敢杀。”摄政王说这话的语气中分明带了几分讥笑。

我愤然举起剑，朝那个人劈下去，喷涌而出的血溅了我一身，而他身上的火烧得更旺了。

他挥舞着双臂大喊：“蛮夷，老天会收拾你们……”

这是那个沙哑的声音最后留给我的话，我才八岁，只学了一点汉人的语言，可这句话，我莫名其妙地听懂了。眼睁睁看着他在我面前烧得面目模糊，烧得只剩骨头。

焦糊味、血腥味，很臭很臭。

“皇上、皇上！”

身后有人唤醒了我，将我从噩梦中拽了出来。咽喉干哑，好似受了过分的惊吓。我杀过的第一个人，频频跑到我梦里来，说着同样的一句话。

“皇上，章阳宫走水。”丽妃明白这事情对我多重要，因此神情焦急。

我心头一惊，翻身下床，没多问一句话，随手抓起袍子就冲了出去，鞋都顾不上穿。像个疯子一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冲出去，站在宫门处大吼了一声：“怎么会走水！”

隔着太液池，远远看见火光，浓烟蹿上天，将星月都掩住了。

丽妃提着我的鞋赶了过来：“皇上，千万别着凉，穿上鞋再去。”

我置若罔闻，直勾勾盯着那一团火焰。好像全部的心血都被那火熬干了一样，我还能为她付出什么？我还有什么？

齐安沿着阶梯飞快跑上来，急促道：“皇上，章阳宫主殿无恙，失火的是窑炉。”

丽妃问：“人呢？”

齐安答：“救出来了，已送回寝殿。”

丽妃放缓了面色，回头问：“皇上，是否摆驾？”丽妃伴我多年，对我的一切心思都了然。

我点点头，由她为我穿上鞋袜、整理衣裳。

齐安喊出起驾的时候，丽妃却退在了一旁。我还没问，她先开口说：“臣妾就不去了。”

我便走了，远远还能察觉出她在后面看我的目光。

我一直是有人心疼的，只是不爱惜自己。

去章阳宫的路如此熟悉，沿着太液池，一草一木皆是看惯了的，却

总也看不腻。

一阵夜风扑面而来，夹杂着浓烟。

齐安递上一块方巾，叫我捂住口鼻。我没要，只顾着脚下的步子。或许是太过专注，我不知道自己走得很快，弓着身子的齐安都快要跟不上了。

章阳宫里人很少，一如既往的清静。只窑炉那边有声响，宫人们在收拾残局。

止了身边的人，独自往殿里去。

四周弥漫着烟火味，就像穿梭在烽烟中，那些过往的杀戮气息又回来了，这么多年我最惧怕的东西。身为帝王，竟然怕火，说出来都很可笑。

可她偏偏与火为伴。

檐角的风灯照着廊下一隅，绰约的花影中落了满地花瓣。

镂空的花窗后，是那张冷漠的脸。冷得好像结了霜，丝毫没有因为她腹中的骨肉变得丰润而生动。她无动于衷，我也不会责怪她。

我走进去，看见她躺在宽大的椅子上，纱绸白衣及地，单薄得像一片纸。她那样安静，安静得很无辜，好像刚才那场大火跟她半点关系都没有。

我担心自己的声音在这样的氛围下会很突兀，因此迟迟没有开口。

直到听见她说：“红是血，金是肉，瓷为骨，画为魂。红瓷是我们汉人的骨血，蛮夷凭什么得到？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即便到了手里也会碎掉。”

普天之下，什么东西是不属于我的呢？我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还不是要为我生孩子？”

她突然坐直了身子，恶狠狠地啐道：“蛮夷，谁要给你生孩子！”

我常常来到她的窗外，独立中宵，然后悄然离去。她人被禁锢在这里，但我找不到她的心在哪里。不过我愿意等，日复一日地等下去，只

换来她无数次骂我“蛮夷”。

我想要摆脱那个噩梦般的称呼，不惜忘掉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，推行汉化、尊儒术、修葺前朝帝陵，甚至为她在皇宫里建造窑炉。但只要我还姓赫连，就是她口中的蛮夷，茹毛饮血的蛮夷。

我挥之不去的梦魇里，那个面目模糊的人对我说，老天会来收拾我。

她就是老天派来的，如一片雪花轻轻落在我罪恶的生命里，融化成水渗入我的筋络骨骼，再狠狠地冻结起来，掌控住我的命脉。

无数次地试想，如果那一天我没有出宫去，至多也就是个碌碌无为的皇帝，不会像现在这样卑微。但她是老天派来收拾我的，我有什么办法。

## 一 青花翠

畫瓷  
HUACI

我第一次微服出宫，是在四年前的深秋。

那年初春摄政王病逝，我不情愿地跪在灵柩前，熬到整个仪式结束。走出灵堂，望着底下的群臣，我极力掩饰欲笑未笑的神情。

他尸骨未寒，我便迫不及待籍没其家产、罢其封爵、诛其党羽，还有那些耻辱的、有关我母后的传言，我都一一打压。我知道那仅仅是传言而已，母后是迫不得已，因为摄政王死的时候，她一滴眼泪都没流。

我做的这些，却没有讨来母后的欢喜，她叱我无情。

一入秋，京城的风沙漫天飞扬，西风夹杂着母后伤心的叱呵，她说：“睿德，他纵有再多不是，也是极疼爱你的。”

我被沙子迷了眼，用力揉，眼周都湿了。我并未难过，而是觉得委屈。

像个傀儡被摆布多年，终于解脱了，母后为何不能了解我心中所想。

母后又说：“身为天子，器量怎可如此狭小？群臣会怎么看？百姓会怎么看？”说完，她颤颤巍巍站起来，猛然间我才发现她的容颜有些老去的痕迹。为保全我的皇位，母后忍辱多年，而我这样做无疑是心虚之举，我有多恨摄政王，天下皆知。

他们会耻笑吧。耻笑蛮夷皇帝苟且偷生，认贼作父。

我与母后再无交谈，看着她喝药睡下了，我便悄悄退出来。这座冷冷清清的皇宫只剩我们母子二人了，我应极尽孝道才是。

举目望去，高高的红墙将天割成了四四方方，令我忘记了天空原本

的样子。

“齐安。”我低声唤。

“奴才在。”

“朕想出宫。”

齐安一惊，眼神慌乱无措。本朝的刑罚很重，我若真的出宫去了，他恐怕要丢了命。

我却不担心，宫里的太监大多是前朝留下来的，只是宫女全部换成了夏族人。我逼视他，以一种不容抵抗的语气说：“听说前朝皇帝喜欢出宫去寻花问柳，你一定知道怎么出去最安全。”

“皇上饶命。”齐安当即跪下了，额头重重磕在地砖上。

我生气了，一甩袖子：“那你便跪在这里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准起来。”

最终我还是出去了，用一只玲珑剔透的瓷碗贿赂了齐安，其实我早该想到，奴才怕死，但更贪财。

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齐安也很迷茫，这京城早已变了模样。

刚刚定都的时候，京城被夏族人占领了，汉人只能居住在城郊一带，久而久之，城里已经没有了汉人，连同汉人官员、商贾在内全部集中在城郊。那里有个地方叫做琉璃厂，是京城一带汉文化最兴盛的地方。

我说：“去琉璃厂吧。”

“那有些远……”齐安小声说，他没有底气是担心天黑之前赶不回去。

我偏偏喜欢为难别人。

齐安说他对烟花柳巷十分熟悉，对琉璃厂却陌生得很。我笑了笑，终于婉转地洞悉了前朝覆灭的原因，红颜祸水。

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你们汉人真是……”我说着说着，忽然失声了。

前边是一片红艳似火的枫树林，却有一名白衣翩翩的女子站在那里，背脊挺直、下颌微扬，那样的风骨与姿态，就像一尊上了釉的瓷像。

那衣裳的料子轻得可以随风飘起来，是丝绢，汉人的衣裳。

自从摄政王下令易装后，谁还敢穿汉人的衣裳？

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，唯恐惊扰了她。

可她还是看过来了，眼眸像蒙了层轻雾一样模糊。在红透了的漫天枫叶中，她那样简单的装束竟令我看痴了，阅天下女子无数、后宫佳丽三千，我怎么就无端端地被她吸引住。

齐安不像我，他很清醒，警惕地走在我面前，还装作问路的样子去和她说话。

她的肌肤细腻光滑，如上等的骨瓷，微微有些透明的样子。

齐安说了好几句话，她一句没回，轻轻摇着头，指了指林子里面。

我方才光顾着看她了，没留意到林子里有一队人马。像是有辆马车的轱辘陷在一道沟里出不来了，人都围在车旁出力帮忙。

我走近了两步，小心翼翼问：“你们遇上麻烦了？”

她仍是摇头，并指了指自己的口。

我恍然明白她原来是个哑女，心里暗暗地惋惜起来。

齐安过去打听了一番回来告诉我，这车队竟然是从景德镇御窑来的，车上装的是一套进献入宫的珍贵瓷器。要将马车推出，必须将瓷器先卸下来以免有损坏。而卸下来的瓷器就安放在白衣女子身后，由她负责看着。

当时我只看见她，竟忽略了她身后庞大的木箱。

为避免与官员接触被认出来，齐安催着我抄小道走了，连她的名字都来不及问。那套瓷器是要在万寿节上进献给我的，我却没有多大兴趣，心想若是连人带瓷一同送给我就好了。只不过是妄想，本朝不允许汉女入宫，以免混淆血统。

我大概是想远了，突然手脚冰凉，那些往事是冤孽，像爬上窗棂的藤蔓缠缠绕绕，密密麻麻遮蔽了所有阳光。

从我十四岁起，征战褚国所俘来的少女被送到我的寝殿，而为了不

混淆皇室血统，她们被我宠幸之后即刻被处死。

我并不想要，她们惊恐的目光像是有毒，一点点侵蚀我作为夏王的尊荣。

面对那种目光，我是胆怯的。曾低声下气哀求摄政王，他却当着我的面将一名少女扔出寝殿，声如洪钟喊道：“来，这是赏你们的夜宵。”

一群侍卫蜂拥而上，大呼万岁。

摄政王笑呵呵对我说：“不是陪皇上，就是陪他们，但结局一样，都是死。”

少女凄厉的尖叫像是受了酷刑的猫，一声声刮在我耳朵上火辣辣地疼。“你们这些禽兽不如的蛮夷！”

又是蛮夷，我无法遏制自己对这个称谓的反感。我冲上前，对摄政王诺诺说：“把她还给我。”

可是已经晚了，她咬舌自尽了，在衣裳被撕碎的最后一刹那。

侍卫们败兴而归，尸首被太监拖走了，她瞪着眼睛，嘴角淌着一行源源不断的鲜血。

“皇上，请挑选一名俘虏尽情享用。”摄政王如鹰一般的眼睛盯着我，嘴角含着绝对强势的笑意。

我妥协了，宁愿以温柔的手段去糟践被送上龙床的女子，总好过她们忍受那样的屈辱和蹂躏。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被糟践了？我恶事做尽，何尝不是被糟践了。

“皇上、皇上怎么了？”齐安面色发灰，看上去是很害怕的样子。

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停下了脚步靠在树干上，额头鼻翼全是冷汗。

“皇上似乎龙体不适，不如回宫吧？”

我调整了气息，暗暗安慰自己，那些过去没有人知道，史书也不会记，如今的夏国安定繁荣，汉人渐渐被奴化，接受了家国沦陷的事实。只要不再有战争，我就可以安然度过此生。

一个皇帝的愿望，仅仅是安然度过此生而已。

“朕没事，继续走。”我坚定地望着前方，佯装若无其事。齐安只好紧紧尾随。

走在繁华的市井东张西望，摊摊贩贩，书本、古玩、笔墨、书画，比皇宫里的珍藏还多。除了摊位就是一家连一家的店，书斋、客栈、茶楼、酒馆，我才知道汉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丰富。

难怪我们要征服这片土地，是嫉妒他们过得太好了。

干燥柔软的秋日下，街上的行人们悠闲地散步、谈论、品茶，虽然他们也穿着夏族人的衣服、梳着夏族人的发髻，但是那种平淡而知足的神情却是中原人才有的。

夏族人不会过这样安稳的日子，我们天生就有无尽的欲望，只有无休止地掠夺才能填补。因为我们是匈奴人的后裔，是蛮夷。

平静的街市上涌起一股小小的骚动，马蹄阵阵逼近，急促而凶狠。听到有人用别扭的汉语大喊：“谁看见逃跑的奴隶，说出来有赏！”

只见一队人马整整齐齐挡在路中央，为首的参领趾高气扬，用蔑视的目光打量这个地方。

我环顾四周，人们默默无语，甚至不予理睬。

那人又喊：“藏匿逃跑者重罚不贷！”

人群仍然是麻木的，或盯着他们看，或自顾自做其他的事情。

身穿甲冑的参领不耐烦了，用力勒住马，头盔上的缨枪甩来甩去，像在赶苍蝇一样。我不禁想象从前我穿着甲冑的模样，估摸也有些可笑。

侍卫小声嘀咕：“明明就是从这里跑了，怎么没影了呢？”

我觉得有些败兴，不想在这耗下去，但前边的路被堵了。左右看了看，便朝一条巷子走了进去，想穿插到另一条街市继续闲逛。

这巷子被两旁院里的大树遮住了，地上落了薄薄一层叶子，踩上去软绵绵的很舒服。有些意趣。宫里的地面总是扫得太过于干净，令人不自在。

绕过一些堆放的杂物，往巷子深处走，来到一个岔路口。齐安也不知哪边能出去，站在那左顾右看，我笑他优柔寡断：“这样的选择有何

难？这边不行，我们再折回来就是了。”

他只好默默跟在我身后。

这样的选择不难，却也是早已注定的吧。有时候，一个路口就决定了一生。

我在这条巷子里又遇到了她。

纯白色的汉服在杂乱阴暗的巷子里太过醒目，我远远就注意到了她。

她有些慌，目光躲闪，最后将头低垂着，好像在等我们走过去。

我瞥见她身后杂乱不堪的柴堆里有个人，藏得一点都不高明。齐安似乎也看见了，几欲开口，我用眼色止住了他，上前对她轻声细语说：“我们迷路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她好像松了口气，朝旁边指一指。那边是一道门，破破旧旧的很不起眼。

“你住在这？”

她点点头，蹑手蹑脚推开了虚掩的门叫我看看。我便凑过去看，这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里堆满了瓶瓶罐罐，工人都在忙碌。

原来这里是御窑厂在京中所设的场馆，所有要送入宫的瓷器都存放在此。

我在心里默默念了好几遍，才想出一句不唐突的话来问：“你是御窑厂的人？御窑厂也有女子吗？做什么的？”

她伸手比画，纤细的手指像握着一支无形的笔在空中画着一道道曲线。

我反问：“画画？”

她抿着唇笑了，清雅的容颜犹如陡然间绽放的一朵白玉兰。

我的气息不知怎么就窒住了，呆呆看着她。

她执起我的手，在我手心里一笔一画写字。

她的手宛如玉琢，指甲尖尖的，泛着微微的粉色，在我掌纹间游走。我的手心顿时奇痒无比，一直痒到了心里。

我只顾心猿意马，却错过了她写的字。于是厚着脸皮说：“再写一遍。”

她很有耐心地又写了一遍。

是一个很复杂的字，瓷？我喃喃念出口：“画瓷？”

她颌首往后退了一步，与我保持稍许距离，微眯的眼里蒙蒙眈眈像遮了层薄雾似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那双眸子的确就是那样的，我脑子里凭空蹦出一个词，烟视媚行。

古书里写的烟视媚行，大概是形容这样的女子吧。

“丝绦，你在外头做什么？”门后有个妇人的声音传出来。

她动了一下，脸侧过去像是有些担忧的样子。

我窃窃笑了，原来她叫丝绦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。汉人能写出那么多美丽的诗句来，想必是汉家女子给予的灵感。

紧接着，门被拉开了，戴着头巾的妇人手里拎着一块油腻的布，她见到我们显然吓了一跳，一把将丝绦拉了进去，盯着我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齐安也下意识地往前走两步挡在我面前，答：“外地来的，在这里迷路了。”

“赶紧走吧。”妇人指了指方向，然后飞快地将门关上。

我捕捉到了木门紧闭的那一刻丝绦的眼神，是微微朝旁边扫过去的。她还在担心躲在柴堆里的人。

我当然不会去告发，逃人法本就是我要废除的苛政。从前碍于摄政王的势力我无法作为，将来我总能找到机会来解除这样的禁令。奴化汉人，并不是什么英明的政策。

齐安欲言又止，他应该知道我看见的那个人，我却装作视而不见，大跨步离开了。

因时间仓促，这一天玩得不尽兴，可意外的收获令我很知足。我认识了一名汉女，她叫丝绦，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让我领略了什么叫烟视媚行。

夜晚躺在椅子上，一面听着宫女弹琴鼓瑟，一面闻着丽妃给我煮的

茶香，我的手指总是不由自主地跳起来，学着她那样在空中画着一道道曲线。我并不知道画瓷是什么意思，只觉得神秘有趣。

丽妃给我递来的茶我没有接，她看见我的手指不停地在动，好奇地问：“皇上今天遇见了什么高兴的事儿？”

我想与她分享出宫的见闻，但是担心她知道以后会惴惴不安。丽妃性子很温顺，也很懦弱。倘若哪天母后问几句话她说漏了嘴，我可不好受了。

齐安端着一盘绿头签来到我面前，小声说：“皇上，好该翻一回皇后的牌子了，不然太后娘娘那边不好交代。”

“朕何需交代什么？”我冷笑了一声，别过头不再理他，只顾和丽妃说笑。

齐安垂着头退出去将托盘交给小太监，又进来说：“因万寿节宫里要添置些东西，皇上那边可有需要赏赐的妃嫔？”

“没有特别的，就依例按等级赏赐。”

“是。”

眼看齐安要退出去了，我又叫住他：“等等，给丽妃这里多添些取暖的东西。她尤其畏寒，不比其他人。”

丽妃受宠若惊地在我面前跪下了：“臣妾多谢皇上隆恩。”

她总是这样的，把一点点小事看得很严重，时常被我母后盯一眼都浑身哆嗦。其实我也知道她在宫中不易，没有其他妃嫔那样的出身，没有惊艳的容貌。

可我喜欢待在她这里，清净自在。

她很聪明，知道我喜欢什么、讨厌什么。就像我对床第之欢的抵触，她早看出来了。因此她不会像其他妃嫔一样巴巴要我的宠幸。

这样隐秘的心事，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，所以待她要亲厚一些。

次日下了朝，我就迫不及待要去问一问博学多识的范太傅。

西风一扫，树叶纷纷落下，黄的、青的、红的，有些干燥极了，踩

上去咔嚓响。我想起昨天那条巷子里的落叶，铺得像地毯一样，宫里的落叶永远不会像那样。

“画瓷？”范太傅有些意外，躬着身子说，“皇上，这画瓷是制瓷过程中的一种技艺。简单来说就是在瓷器上作画。有釉上彩、釉中彩和釉下彩，若皇上有兴趣，老臣可以去找个画瓷工来仔细询问。”

我端起案上一只茶杯细细端详了起来，原来瓷器上的图案纹饰都是这样画出来的。

她是御窑厂的画瓷工，或许我平日用的那些碗碟杯盘中就有她画的。一定有，景德镇御窑厂每年出来的瓷器数不胜数，一定有她画的。她那双宛如玉琢的手会画出怎样的画来？我实在很有兴趣知道。

紫檀案上的宣纸被风刮得哗哗作响，镇尺几乎都压不住了。

我就站在案边盯着杯子一动不动，从那些繁复的红蓝花纹中看见了自己映照在光滑釉面上的眼睛。不知为何，我的眉眼之间已经没有了夏族人的残暴凶悍，反而平和优柔。

我觉得她会喜欢我。莫名其妙就冒出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念头，若小鹿之触吾心。

风声呼啸，候在门外的齐安忽然唤道：“皇上，方才小双来报，太后往御书房去了。”

我浑身一颤，将茶杯搁下。母后定是来找我说皇后的事。

皇后册封没多久，我极少去看她。昨夜齐安劝我翻皇后的牌子，我料到他听了母后的话。

“范太傅，朕改日再来与你聊。”我强作镇定道。

众人俯首弯腰恭送我时，我才觉得微微发慌，不知母后会要我怎样。

我在御书房的龙椅上落了几本古籍，被母后拾去了。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翻看。

从前摄政王不让我看的书，现在我都可以大大方方地摆满御书房。本朝沿用汉人的语言和文字，这恐怕是摄政王一生当中最值得赞赏的举